

宋詩話全編

陸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I207.22/443

陸

宋詩話全編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主編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549921



Q

袁文詩話

張連第編纂

袁文（一一一九——一一九〇），字質甫，四明鄞（今浙江寧波）人。好讀書，不汲汲於科名。著有《覓牖閒評》八卷。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稱「其書專以考訂為主，於經史皆有辨論。條析同異，多所發明。而音韻之學，尤多精審」。本書輯錄其詩話一百零八則。

一 《詩》「匍匐救之」，救字可音居尤切，蓋自就其深矣。「方之」、「舟之」，四韻皆是平聲，而此救字卻只作如字，乃陸德明之失也。《詩補音》引《三略》：「使怨治怨，是謂逆天；使仇治仇，其禍不救。」又引周武王《盤銘》：「與其溺于人，寧溺于渊。溺于渊而尚可游也，溺于人，不可救也。」是也。《覓牖閒評》卷一）

二 《柏舟》詩云：「汎彼柏舟，在彼中河。鬢彼兩髦，實爲我儀，之死矢靡他。」又《菁菁者莪》詩云：「菁菁者莪，在彼中河。既見君子，樂且有儀。」又《東山》詩云：「親結其禡，九十其儀。其新孔嘉，其舊如之何？」《詩》中有儀字極多。《補音》云：「儀有牛河切，合音莪字」是也。今觀尉御衡方碑云：「感昔人之凱風，悼蓼儀之劬勞。」此儀字本是莪字，今意作儀字，然後知古儀字，皆作莪字用。《補音》之言信不誣矣。（同上）

三 桑黶即桑葢也。《氓》詩云：「于嗟鳩兮，無食桑葢。于嗟女兮，無與士耽。」注：「桑實也。鳩食甚多則致醉。」《泮水》詩云：「翩彼飛鴉，集于泮林。食我桑葢，懷我好音。」此黶字亦當作平聲，但借字耳。《補音》以其不在韻，故遺。余獨證此黶字，既叶林字、音字，則與葢字同音，葢字無疑也。又《五經文字》：「葢音示枕切，桑實，見《魯頌》。」然《氓》詩自有葢字，云：「于嗟鳩兮，無食桑葢。」《五經文字》不引此葢字，乃作《魯頌》之黶字，何耶？（同上）

四 萱草能忘憂也，《詩》云：「焉得諼草，言樹之背」者。諼，訓忘。如「終不可諼兮」之諼，蓋言焉得忘憂之草，而樹之北堂乎？背，北堂耳。其諼字適與萱字同音，故當戲謂萱草爲忘憂。而注《詩》者又解云：「諼草令人忘憂。」後人遂以爲誠然也。如嵇康謂：「合歡觸忿，萱草忘懷。」此二者，止於千載之下作對。若謂其實，則無是理矣。今人作文下字，能用古者，則爲有據，成佳作，雖古人亦爾。《詩》云：「有狐綏綏。」蓋本《塗山歌》，云：「綏綏白狐，九尾龐龐。」此禹娶塗山時歌，詩人乃用其綏綏二字也。（同上）

五 梁王僧孺詠《搆衣詩》云：「散度廣陵音，搆寫漁陽曲。」自注云：「搆，七紺反，音憾。」余謂搆音憾極是。蓋彌衡《漁陽搆》。古歌：「邊城晏開漁陽搆」，亦當音作憾字。以下句云：「黃塵蕭蕭白日暗」，暗與憾字甚叶，不可作他音。僧孺既以搆字音憾字，則《詩》「搆執手」者，亦當音憾字無疑。徐、陸二家音七鑿、所鑿切者，皆非也。（同上）

六 《詩補音》明字有謨郎切，如《鷄鳴》之詩「東方未明，顛倒衣裳」是也。韓退之詩云：「歲時未云幾，浩浩觀湖湘。衆夫指之笑，謂我不知明。兒童畏雷電，魚驚驚夜光。」此詩用明字，亦當作謨郎切矣。（同上）

七 世有「嬾惜細兒」之語。《陟岵》之詩云：「陟彼岵兮，瞻望母兮。母曰：嗟，予季行役。季少子也。母以少子行役，其心眷眷。然而形之語言如此。此正所謂「嬾惜細兒」者，不獨今人爲然，古亦有之。（同上）

八 《詩》「載弄之瓦」，人多以瓦字不叶爲疑。或云：「此瓦字乃是尿字耳，古文與瓦字相類，而小不同，乃絡絲之具。」其音則是，但未知果然否也。（同上）

九 奚斯未嘗作頌也。《詩》所謂奚斯所作者，蓋廟爾。揚子《法言》曰：「正考父常晞尹吉甫矣。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父矣。」固已用誤。後觀《資古絡志集》載：太尉楊震碑云：「敢慕奚斯之追述、樹碑石於墳道。」則又承揚子誤焉。（同上）

一〇 《詩》云「其會如林」，正書所謂紂率其旅若林者也。許慎《說文》不合將會字作旡字解，以爲軍

中機石，乃攻城之具。遂使陸德明音會作古外切，爲旛字。至魏晉以來，造雲旛、翔旛、飛旛、連旛，竟以旛爲軍中機石，而不知其誤自許慎《說文》誤解會字爲旛字而然也。夫旛者，旗也，乃大將所執之旗。《左氏傳》云「旛動而鼓」是也。今若以會爲機石，則「旛動而鼓」作何說也？（同上）

一一 《漢書》：李延年侍上起舞，歌曰：「北方有佳人，絕世而獨立。一顧傾人城，再顧傾人國。寧不知傾城與傾國，佳人難再得！」上曰：「豈有此人乎？」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，上召見之，實妙麗善舞，由是得幸。注云：「非不吝惜城與國，但以佳人難得，愛悅之深，不覺傾覆。」余謂此說非也。所謂傾城與傾國者，蓋一城一國之人，皆傾心而愛悅之，非謂佳人解傾人城，傾人國也。若果解傾人城，傾人國，武帝雖甚昏蒙，其敢求之耶？且延年者亦隗人，方欲感動其君，故諄諄及之，而其言乃險巖如此，其欲人君之聽也難矣，將何以成事乎？故余謂延年之言必不然，乃解注者之失也。唐劉夢得《牡丹詩》云：「惟有牡丹真國色，花開時節動傾城。」若盡依注者之言，則牡丹亦解傾人之城也。（同上卷二）

一二 世言牽牛織女，故老杜詩云：「牽牛出河西，織女處其東。」然織女三星，自在牽牛之上，主金帛，非在東也。二星即皆在西，則世俗鵲橋之說益誤矣。而老杜詩又云：「牛女年年渡，何曾風浪生？」殆見人言紛紛，聊以爲戲耳。（同上卷三）

一三 韓退之《雪詩》云：「今朝踏作瓊瑤跡」；又《雪詩》云：「疑是屑瓊瑰」，皆比雪爲瓊者，以其白也。許慎《說文》則云：「瓊，赤玉也。」石曼卿《紅梅花》詩云：「繁萼香瓊亂，殘莫絳雪遺。」謂此耳。若

以余觀之，瓊未必是赤玉，恐叔重言之誤也。（同上）

一四 宗懷云：「歲旦燎竹于庭。」所謂「燎竹」者，爆竹也。王荆公詩云：「爆竹聲中一歲除。」而今仍用於歲前數日。又，出土牛以送寒氣，此季冬之月也。牛爲丑神，出之所以速寒氣之去，不爲人病耳。而今乃用於立春之日，皆所不曉。（同上）

一五 今人謂梅雨爲半月，以夏至爲斷梅日，非也。梅雨夏至前後各半月，故蘇東坡詩云：「三句已過黃梅雨。」則梅雨三十日可知矣。（同上）

一六 蘇東坡嘗作《端午帖子》曰：「翠筒初窳棟，薜黍復纏菰。」注云：「新筒裹練，明皇《端午詩序》。」而《藝苑》又云：「東坡之意蓋謂棟當作練耳。」然余家收得東坡親寫此帖子墨刻，范至能參政刊在蜀中，其棟字不曾改，只作此棟字，不知《藝苑》何所見而謂東坡改作練字乎？豈有贗作者而《藝苑》不能深察也？（同上）

一七 蘇東坡云：「故人史生爲余言：「中秋有月，則是歲珠多而圓，買人常以此候之。」」（同上）

一八 古來除夕，闔家團坐達旦，謂之守歲，此事不知廢自何時？前此四五十年，小兒尚去理會，今併不聞矣。此事雖近兒戲，然父子團圓，把酒笑歌，相與竟夕不眠，乃是人家所樂者，何爲遽止也？嘗觀杜子美《守歲詩》云：「四十明朝過，飛騰暮景斜。」蘇東坡詩亦云：「欲喚阿咸來守歲，林鳥欄馬闌喧嘩。」以至「寒暄一夜隔，客鬢兩年催。」昔人多見於篇咏，則知前古大人無不守歲者。今小兒亦不復請，可惜也。（同上）

一 九 東坡作徐州戲馬臺詩云：「路失玉鉤芳草合，林亡白鶴野泉清。」若據《後山詩話》所載，臺下有路，號玉鉤斜。唐高宗東封，有鶴下焉。乃詔諸州爲老氏築宮，名曰白鶴。此廣陵戲馬臺，非徐州戲馬臺也。正猶潘岳作《西征賦》：以陝之曲沃爲成師所居，不知成師所居乃晉之曲沃耳，豈爲不錯誤耶？（同上）

二〇 大孤山、小孤山，本是此孤字，今廟中乃各塑一婦人像，蓋譌孤字爲姑字耳。其地有孟浪磯，亦譌爲彭郎磯。相傳云：彭郎，小姑婿也。其言尤可笑。蘇東坡《遊孤山訪惠勤、惠思詩》云：「孤山孤絕誰有廬，道人有道心不孤。」可證其誤矣。至僧祖可作《大孤山詩》乃云：「有時羅轡步微月，想見江妃相與娛。」則又以大孤爲大姑也。（同上）

二一 《唐語林》載：韓文公有二侍女，曰柳枝、曰絳桃。其奉使王廷湊也，至壽陽驛，有詩云：「風光欲動別長安，春半邊城特別寒。不見園花并巷柳，馬頭惟見月團圓。」逮歸，柳枝踰垣遁去，家人遽追獲。又有詩云：「別來楊柳街頭樹，擺亂春風祇欲飛。惟有小園桃李在，留花不發待郎歸。」自是專寵絳桃。余謂此二詩決非文公所作，蓋當時附會者爲之爾。人家豈無侍女，況又有踰垣之事。文公乃唐一代人傑，豈得誣言嫖語見于詩什乎？（同上）

二二 《容齋續筆》云：「世言白樂天侍兒惟小蠻、樊素二人。」余讀《小庭亦有月》詩云：「菱角執笙簧，谷兒抹琵琶。紅綃信手舞，紫綃隨意歌。」樂天自注：「菱、谷、紅、紫皆小臧獲名。」若爾則紅紫二綃亦女奴。然余觀樂天詩云：「如何斷取曹綱手，插向垂蓮紅袖中。」如此，則樂天女奴乃五人，差又

不止如前四人也。他日容齋聞之，寧免一笑耶！（同上）

二三 白樂天詩云：「病與樂天相伴住，春隨樊子一時歸。」余每讀至此，未嘗不爲之淒然。嗟呼！無情者，其草木也。若猶有情，當此時其何以自處耶？余然後知情人之感人甚矣。自非胸中有大過人者，而能以理自遣，不爲其所陷溺者幾希矣。夫石崇、喬知之輩，非無過人之才、絕俗之智，一爲所惑，遂至喪家亡身，況下於二人者乎？壽禪師垂誡云：「但能消除情念，斷絕忘緣，對世間一切愛欲境界，心如木石，雖復未明道眼，自然成就淨身。」與夫《胡僧法調將終與衆別》云：「山河大地皆變滅，而況人身安得長久？但能專心清淨，屏去三毒，形數雖乖，其會必同。」如此等語，端不可不留意也。（同上）

二四 蘇東坡詩云：「我大似樂天，但無素與蠻。掛冠及未艾，當獲一紀聞。」意亦欲如樂天退居之後，安貧樂道，優遊以卒歲耳。乃晚歲竄逐海上，滯留七年，後雖復官以歸，而奔馳數月，竟歿於中途，良可嘆也。（同上）

二五 王元之詩云：「未必頭如樗里子，也應頭似夏黃公。」畢文簡公以爲非。黃公未嘗姓夏，當云綺里季夏及黃公爲二人可也。今觀皇甫謐《高士傳》云：「夏黃公姓崔，名廓，字少通，齊人，隱居修道。」號夏黃公，又却是其號，未知其孰是也？（同上）

二六 蘇東坡詩云：「他年一舸鷓鴣去，應記渠儂舊姓西。」西，謂西子也。西子本姓施，而世稱西施，蓋東西施之謂耳。東坡乃以爲姓西，誤矣。（同上）

二七 董太史詩云：「爲喚謫仙蘇二來。」故人謂蘇東坡排行第二，其實第九二也。濟南先生李方叔集中有《贈小蘇先生九二丈詩》，則知東坡第九二矣。（同上）

二八 《嬾真子錄》載：「黃太史名庭堅，字魯直。其義不可解，或曰：慕季文子之逐莒僕，故字魯直。」恐未必然也。庭堅乃八愷之名，本朝仁宗重魯宗道之爲人，嘗書云：「魯直豈太史，慕二公之堅直，字而名之。」意或在理耶？（同上）

二九 杜子美字學不明，其作詩多用重字，而不知悟。如《寄劉峽州詩》云：「家聲同令聞，時論以儒稱。」又曰：「姪女繁新褰，丹砂合舊秤。」不知稱字即古之秤字，其秤字乃後人誤改稱字之偏旁耳。《秦漢中王手札詩》云：「國有乾坤大，王令叔父尊。」又云：「從容草奏罷，宿昔奉清鑄。」不知尊字即古之鑄字，乃後人誤增尊字之偏旁耳。子美作此二詩，卻不如韓退之《郾城聯句》云：「兩廂鋪黠氈，五鼎調勺藥。」又云：「但擲雇笑金，仍祈卻老藥。」前藥字蓋本《子虛賦》中「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」。勺音酌，藥音略，後藥字乃如字。退之所用一字，其實是二字，子美所用二字，其實是一字。（同上卷四）

三〇 《唐韻》：「欸音靄，乃音媼。」黃太史《書元次山（欸乃曲）》注云：「欸音襖，乃音靄。」太史誤耳。《洪駒父詩話》亦云：「欸音靄，乃音媼。」是已，若溪漁隱不曾深究，乃謂駒父不曾看元次山詩及太史此注，妄爲之音，而不知己自不看《唐韻》，反以駒父爲誤也。（同上）

三一 韓退之詩：「君欲問方橋，方橋如此作。」作字與過字同押，音做明矣。若溪漁隱云：「老杜詩

「主人送客無所作」，作字當音做也。」余謂黃太史詩云：「斂手還他能作者」，此作字豈不當音做乎？蓋與前二作字義同也。（同上）

三二 韓文公詩「未諳鳴撼撼」，按茗溪漁隱云：「撼音縮，又音素。」止此二音。晁無咎詩云：「上山割白紵，山高葉撼撼。持歸當戶績，爲君爲綿綰。」卻又音爲撼矣。（同上）

三三 華陽，華字是去聲，華山之華也。林和靖詩云：「終約吾師指芳草，靜吟閒步岸華陽。」疑華字不可作平聲。小乘禪，乘字是平聲。汪彥章詩云：「應物聊爲小乘禪。」疑乘字不可作去聲。（同上）

三四 《因話錄》云：「桐部俗謂之水廳，水字《唐書》音作去聲。」歐陽文忠公詩乃有「獨宿水廳夢帝關」，水字作平聲用，文忠公誤矣。而沈存中作《江南春意樂府》詞云：「艇子隔溪語，水光水玉壺。」水字，自音去聲。則知水字可以作去聲音，故存中持著于此。（同上）

三五 東坡詩云：「平生不盡器，痛飲直無奈。舊人舉眼看，老伴餘幾箇。」奈字乃與箇字同押，是東坡詩用奈字作奴箇切矣。若木下示，卻是奴帶切，果木名，與奈字自是兩字。（同上）

三六 蘇東坡作《參寥子真贊》云：「惟參寥子身貧而道富，辯于文而訥于口，外疋羸而中健武，與人無競而好譏刺朋友之過。枯形灰心，而喜爲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。此余所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五也。」其間口字合音孔五切，見《詩補音》；過字合音古字，見《唐韻》。庶幾與《贊》中武字、五字叶也。此知前輩作文，不妄下語，皆有所本矣。（同上）

三七 詩家用乞字，當有二義：有作去聲用者，有作人聲用者。如陳無已詩云：「乞與此翁元不稱」，蘇東坡詩云：「何妨乞與水精鱗」，此作去聲用也。如唐子西詩云：「乞取蜀江春」，東坡詩云：「乞得膠膠擾擾身」，此作人聲用也。（同上）

三八 柰字，從木，奴帶切，柰字，從大，奴簡切，字形音訓全不同。然人寫柰字，往往多作奈字，奈字却作柰字。蓋二字易于相亂，故多錯誤。胡宗愈寫杜子美詩「難棲奈爾何」，奈字從大，誠是也。然其後寫「宿陰繁素榛」，合作柰字，今乃作榛字，其左既添一木。若復從木，疑字書無此字，所不可曉。（同上）

三九 屏營二字，據《藝苑雌黃》：乃有傍徨恐懼之意。屏，音卑盈切。本朝有徐安人者，能詩，有集行世。其作《秋扇詩》云：「西風颯高梧，枕簟淒以清。團扇猶在側，揮弄意屏營。」觀其詩意，似與《藝苑雌黃》所言相合。若揚子雲「萃之屏營，羸擅其政」，庾亮《讓中書監表》云：「憂惶屏營，不知所厝」，此二書皆音屏爲上聲，誤矣。（同上）

四〇 世稱李白詩云：「山陰道士如相訪，爲寫黃庭換白鵝。」夫王羲之換鵝，乃寫《道德經》，《晉史》載之甚詳。後人遂以爲李白之誤。然《李白集》中自有「山陰遇羽客，要此好鵝賓。掃素寫道經，筆精妙入神」之詩，而李白初不誤也。又黃太史作《玉樓春詞》，末句云：「爲君寫得黃庭了，不要山陰道士鵝」，太史似不免有承誤之譏。然太史集中亦有「頗似山陰寫道經，雖與群鵝不當價」之詩，而太史亦不誤也。以此知太史《玉樓春詞》與李白前詩相似，恐必爲後人贗作。不然，李白遠矣，流傳固未可

知，而太史近代人，《玉樓春》並不在集中，則知決非太史之詞，皆爲後人贗作明矣。（同上卷五）

四一 韓退之詩云：「一奴長鬚不裹頭，一婢赤腳老無齒。」此蓋記盧全一奴一婢耳。蘇東坡作絕句詩云：「更煩赤腳長鬚老，來趁西風十幅蒲。」東坡似指赤腳、長鬚爲一人，豈其不詳審耶！（同上）

四二 白樂天好以俗語作詩，改易字之平仄，如「雪擺胡衫紅」，此俗語胡字作鶻字也；「燕姬酌蒲桃」，此以俗語蒲字作勃字也；「忽聞水上琵琶聲」，此以俗語琵琶字作弼字也。又有不因俗語而亦改易字之平仄者，如「爲問長安月，如何不相離」。自注云：「相，音思必切」，乃以相字爲人聲。「綠浪東西南北路，紅欄三百九十橋。」乃以十字爲平聲。「四十著緋軍司馬，男兒官職未蹉跎。」一爲州司馬，三見歲重陽。」乃以司字爲人聲，自蘇李以來，未見此格調也。（同上）

四三 杜荀鶴詩不甚佳，而或則獨取其「閨怨」一聯：「風暖鳥聲碎，日高衣影重。」《歸田錄》乃云：「此詩周棧所作」。歐陽文忠公大儒，想必有據，而不妄言。如此，則杜荀鶴詩殆絕無佳者矣。（同上）

四四 汪彥章《松詩》云：「絕勝分封五丈夫，疑文字乃大字。前輩用事，亦有錯誤處。」五大夫「蓋秦官也。秦始皇登泰山，避雨松下，遂封爲五大夫。初不聞有五株之說，後世不究五大夫是秦官，乃以松爲五株，皆封爲大夫。王逢原詩云：「卻笑五株喬嶽下，肯將直節事羸秦？」，差錯誤也。（同上）

四五 唐李端有《巫山高》一篇，歐陽文忠公作《廬山高》擬之，而《韶州圖經》載，馬援南征，其門人轅

寄生善吹笛，援爲作歌和之，名曰《武溪深》，則《廬山高》亦《武溪深》之意也。（同上）

四六 王荆公每自稱楚老，初不見其用處，及觀《定林詩》云：「楚老一枝筇，於此傲人羣。」又作《公闢枉道過訪》詩云：「舊事齊兒應共識，新篇楚老得先知。」方知此「楚老」，乃荆公自謂也。（同上）

四七 蘇東坡作《英州峽山寺》詩，所載孫恪化猿事，乃端州峽山寺，非英州峽山寺也。（同上）

四八 蘇東坡《送筍與李公擇詩》云：「駢頭玉嬰兒，一一脫錦襦。」此蓋用唐人《食筍詩》云：「稚子脫錦襦，駢頭玉香滑。」爲故事也。而杜工部詩亦云「筍根稚子無人見」，或者乃以爲雉鷄之雉，誤矣。此正唐人所謂「稚子脫錦襦」者。杜牧之詩又云：「幽筍稚相攜」，以牧之之詩證之，則工部之詩蓋知非雉鷄之雉矣。（同上）

四九 《尚書故實》載：元載破家，籍財貨諸物，得胡椒九百斛，而蘇東坡詩云：「胡椒八百斛，流落知爲誰？」遂與之減卻百斛，豈筆誤耶？（案：《新唐書·元載傳》云：胡椒至八百石，它物稱是。黃庭堅詩有「何處胡椒八百斛」之句。是書論蔡京諸人奢縱條，謂胡椒八百斛。）蘇東坡《奉敕撰上清儲祥宮記》，後朝廷磨之，別令蔡元度作，故東坡有詩云：「淮西功德冠五唐，吏部文章日月光。千載斷碑人膾炙，不知世有段文昌。」退之《淮西碑》亦是磨後復使文昌再作，此二事大相類也。東坡遂訛爲此詩。紹聖間，有人於沿流館中得之，蓋亦有少不平和耳。而若溪漁隱不知有此，乃謂東坡竄海外時作，欲以自況，非也。（同上）

五〇 柳子厚所居乃愚溪，蘇東坡《過太行詩》云：「未應愚公能留柳」，溪字遽改爲谷子矣。（同上）

五一 蘇東坡詩云：「溪邊布谷兒，勸我脫破袴。」蓋以布谷爲脫卻破袴也。然脫卻破袴，乃是不如歸去，子規之鳥耳，非布谷也。（同上）

五二 蘇東坡詩云：「關右玉酥黃似酒，碑本乃作土酥，土字是也。况末句又云：「明朝積玉高三尺」，無用兩玉字之理，則是土字無疑。（同上）

五三 蘇東坡詩云：「扶桑大蠹如瓮盎」，瓮字，人多作去聲讀，注云：「瓮，於龍切。」然則此詩瓮字，須作平聲讀爲是。（同上）

五四 蘇東坡不甚喜婦人，而詩中每及之者，非有他也，以爲戲謔耳。其曰：「短長肥瘠各有態，玉環飛燕誰敢憎。」乃評書之作也。其曰：「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妝濃抹總相宜。」乃詠西湖之作也。其曰：「戲作小詩君勿誚，從來佳若似佳人。」乃謝茶之作也。如此數詩，雖與婦人不相涉，而比擬恰好，且其言妙麗新奇，使人賞玩不已，非善戲謔者，能若是乎？（同上）

五五 蘇東坡昔守臨安，余曾祖作倅。一日同往一山寺祈雨，東坡云：「吾二人賦詩，以雨速來者爲勝，不然，罰一飯會。」於是東坡云：「一爐香對紫宮起，萬點雨隨青蓋歸。」余曾祖則曰：「白日晴天沛然下，皂蓋青旗猶未歸。」東坡視之曰：「我不如爾速。」於是罰一飯會。（同上）

五六 任淵解黃太史詩，改《磨崖碑後詩》「臣結春秋二三策」一句，作「臣結春陵二三策」，引元次山《春陵行》爲言。此固一說也。然余見太史親寫此詩於磨崖碑後者，作「臣結春秋二三策」，詎庸改耶？（同上）

五七 黃太史《謝送宣城筆詩》云：「宣城變□蹲雞距，諸葛名家捋鼠鬚。一束喜從公處得，千金求買市中無。漫投墨客摹科斗，勝與朱門飽蠹魚。愧我初爲草玄手，不將閒寫史文書。」世多病此詩既押十虞韻，魚虞不通押，殆落韻也。殊不知此乃古人詩格。昔鄭都官與僧齊己、鄭損輩，共定今體詩格云：「凡詩用韻有數格，一曰葫蘆，一曰轆轤，一曰進退。葫蘆韻者，先二後四；轆轤韻者，雙出雙入；進退韻者，一進一退，失此則謬矣。」今此詩前二韻押十虞字，後二韻押九魚字，乃雙出雙入，得非所謂轆轤韻乎？非太史之誤也。（同上）

五八 黃太史謝檀敦信《送柑子詩》云：「書後合題三百顆。」若用黃柑事，則言二百可也，而云三百者，卻是橘矣。（同上）

五九 朝雞者，鳴得絕早，蓋以警人朝之人，故謂之朝雞。晁以道詩乃云：「雞鳴本候海潮信，不爲金門上馬時。」如此則當爲潮汐之潮字，未知何據？（同上）

六〇 歐陽文忠公不喜《中說》，以爲無所取。而司馬溫公酷愛之。楊文公不喜杜子美詩，而黃太史眷眷未嘗輒去手。又蘇東坡喜《漢書》，而獨不喜《史記》。夫《中說》、杜詩、《漢書》、《史記》，人人皆知其美，而諸公所見不同如此，豈其性情之癖耶？（同上）

六一 蘇東坡任翰林學士日，作《除范純仁右僕射制》云：「得臣奉己，而不在民。」若以《左氏傳》考之，乃爲呂臣，非楚得臣也。又，東坡作《呂公著除司空制》云：「仁莫大於求舊書，人惟求舊，恐非仁字，殆傳寫之誤耳。」（同上）

六二 徐仲雅《宮詞》云：「內人曉起怯春寒，輕揭珠簾看牡丹。一把柳絲收不得，和風搭在玉欄杆。」而黃太史作《黃龍心禪師燒香頌》云：「海風吹落楞伽山，四海禪徒着眼看。」其後二句，乃是襲徐仲雅《宮詞》，豈太史作頌？（案：此句下有脫文）。（同上）

六三 蘇東坡記李後主去國詞云：「最是倉皇辭廟日，教坊猶奏別離歌，揮淚對宮娥。」以為後主辭國，當慟哭於廟門之外，謝其民而後行。乃對宮娥聽樂，形於詞句。余謂此決非後主詞也，特後人附會為之耳。觀曹彬下江南時，後主預令宮中積薪，誓言若社稷失守，當携血肉以赴火。其勵志如此，後雖不免歸朝，然當是時，更有甚教坊，何暇對宮娥也？（同上）

六四 《說文》：「筠字，從竹，竹皮也。」孔穎達亦以為竹外青皮。蘇東坡作《臨江仙詞》云：「無波真古井，有節是青筠。」乃用白樂天詩「無波古井水，有節秋竹竿」詩，雖承樂天之語，而竹為筠，遂覺差遜。（同上）

六五 蘇東坡在黃州有詞云：「我欲乘風歸去，又恐瓊樓玉宇，高處不勝寒。」惟高妙曠闊，則易於生寒耳。故黃州城上築一堂，以「高寒」名之，其名極佳。今士大夫書間中，往往多用「高寒」二字，雖云本之東坡，然既非高處，二字亦難兼也。（同上）

六六 蘇東坡在黃州，自號狂副使。其詞云：「更問樽前狂副使」，又自號老農夫，其詞云：「看取雪堂坡下老農夫」。蘇東坡謫黃州，鄰家一女子，甚賢，每夕只在窗下聽東坡讀書。後其家欲議親，女子云：「須得讀書如東坡者乃可。」竟無所諧而死。故東坡作《卜算子》以記之。黃太史謂「語意高妙」。